

魏钢焰文集

散文卷

魏钢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魏钢焰文集

散文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魏钢焰文集（散文卷 诗歌卷）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规	格	787mm × 1092mm 16 开 51.75 印张 14 插页
字	数	6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定	价	元

目
录

魏钢焰文学传略（代序）	（ 1 ）
-------------------	-------

第一辑

油海之歌

毛泽东思想之歌	（ 3 ）
战地黄花分外香	（ 13 ）
历史的谱写者 ——一位大庆战士的谈话摘记	（ 23 ）
这，就叫大庆	（ 40 ）
绿叶赞 ——大庆速写	（ 49 ）
忆铁人	（ 56 ）
戴铝盔的战士们	（ 69 ）
大庆的心	（ 84 ）

第二辑

船夫曲

船夫曲	（ 101 ）
-----------	---------

巨人	(109)
灯下	(118)
沙漠上的小故事	(122)
晨笛	(127)
站起来了，罗家圪堵	(135)
秋收散记	(139)
没出唇的歌	(148)
艳阳漫步	(159)

第三辑

红桃赞

红桃是怎么开的？

——记党的忠实女儿赵梦桃	(171)
--------------	--------

宝地 宝人 宝事

——商洛散记	(195)
--------	--------

行军

——献给刚踏上征途的青年朋友	(214)
----------------	--------

敦煌留鸿	(222)
------	--------

热爱海洋	(227)
------	--------

扬场好手	(235)
------	--------

党又跨上了战马	(243)
---------	--------

蚕茧是怎样咬破的

——刘明善与他的谢一矿	(246)
-------------	--------

心上的灯

——记沙区人民的儿子杨增占	(265)
---------------	--------

第四辑

心灯集

这不是梦	(277)
------	--------

雾游黄山	(282)
把雷电握在手中	(287)
雨点儿的声音	(296)
不会忘却的歌和人	
——贺绿汀同志印象追忆	(300)
一个喝过延河水的诗人	(303)
月下话长安	(307)
心海	(309)
国旗为什么是红的	
——献给荣获“忠于祖国”称号的某部二班	(315)
眼睛	(324)
接过历史递来的火炬	(342)
黄河的歌	(345)
数十年口角余香	(347)
死，与他无缘	
——痛挽杜鹏程	(351)
边疆之歌	(354)
在绿色的征途上	
——记李嘉玉同志	(357)
一幅灶君图	(368)
展翅	(371)

第五辑 欢腾的小溪

为乔光朴们鸣锣开道	(401)
散文浅探	(405)
诗要用形象思维	(412)
诗是旗帜	(415)

欢腾的小溪

——李佩芝散文谈 (418)

三愿 (422)

来一次彻底的真正的决裂

——《决裂》观后感 (424)

我们的脚，在这儿 (431)

“陕南红色山歌”颂 (433)

创作——心灵震撼的记载 (438)

和灵魂打交道的人

——《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读后 (449)

散文集《绿叶赞》后记 (468)

奔流到海不复回 (470)

深刻的启示 (471)

票房价值种种 (474)

没有浪花的“激流” (476)

第六辑

于无声处

笔尖簌簌地响 (489)

于无声处听惊雷 (491)

当我们拿起笔的时候 (496)

在三八节想到的 (501)

颠倒不了的历史 (507)

赤子的歌

——《新疆建设兵团散文选》序 (513)

第七辑

附 录

魏钢焰作品年表 (519)

魏钢焰文学传略

(代序)

一个作家的创作道路，决定于他的生活道路与土壤，他的精神追求与信念。

一

我生长在一个如不被轰毁便必须新生的年代，一个败落飘摇的家庭。一九二二年二月，我生于太原，祖籍在山西繁峙的一个山村。父亲是同盟会员，立志反清。武昌起义时，任四标三营队长，率部战斗在宁武一带。后任晋军独立团长，潞安副镇守使。他为人耿直而暴躁，故被阎锡山排斥打击，赋闲在家。以后，他追求抗日，到察绥报效吉鸿昌。因吉部失败折回，生活窘迫，政治苦闷，于一九三三年被人暗杀于太原。

童年时，我随父亲转蓬军旅，稍长入小学。目睹家境急转直下，穷困潦倒。父亡后，寡母弱子，以典当求借度日。我在《路程》中曾写道：“我少年时代

的新年呵，就是我紧捏在手里的那张薄薄的当票！”鲁迅说过这样的意思，亲身经历过一个家族的破落，就能见识。每当母亲拉我去向权贵们告穷乞助时，我被辱的心就裂口滴血！这些父亲的金兰交、患难友，豪富显贵们，甚至在父亲出殡时，还派人到灵堂来讨假债，克扣孤寡的丧仪费。我恨透了这个人吃人的旧社会、脏官场。

伴随我幼年的是不绝于耳的异族铁蹄隆隆，是闪烁于长夜的抗日火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太原，国民党党部前有横卧血泊的请愿学生，大街上奔驰着日本特务机关的汽车，这时，我上了成成中学。她，领我从正路踏进人生。

我的母校，山西太原成成中学，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始，便一直有我党地下组织的同志活动。我在这儿，受到革命启蒙教育，参加了地下的《黎明周刊》。于十三岁时被捕，后又参加国防话剧团，在太原及外县演出，声泪俱下地走上街头演讲。我自幼虽喜爱演戏、唱歌，但真正使我爱上并献身于文艺的，还是那个需要狮吼虎啸的时代。

这时，我热烈地阅读了《呐喊》、《彷徨》、《倪焕之》、《春蚕》、《家》与曹禺、田汉、莫里哀、章泯等人的剧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及《光明》、《中流》、《生活》等杂志。

二

抗战爆发后，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大宁牺盟会参加了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传队。它并非专业的演出团体，而是兼有训练政工干部、地方工作、战时后勤及鼓动的工作队。至此，我才开始闻到浓烈的硝烟，受到战斗洗礼。我随军转战太行山

时，边行军边忘情地读着《铁流》。当我汗流浹背、气喘吁吁，由山路上回望长蛇般蠕动的大队、高扬的尘土、山石的碰响时，我震惊于文学再现世界的神力，作家点化宇宙的魔指。可惜，太行山区书籍奇缺。这时，我只能看太行新华书店油印的《烟袋》、《不走正路的安得伦》等短文，及延安流传来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由于“安得伦”是身边常见的人物，达维多夫、拉古尔洛夫更是摩肩交臂，故印象很深。触动我最深的是《严寒·通红的鼻子》，它使我拿起笔来，以一个班长和战士的故事写了首叙事小诗。它丢了。

然而阴差阳错，我入了鲁迅艺术学校音乐系，主攻音乐。毕业后，一直做音乐教员、指挥，直到全国解放。

三

一九四三年，我被派回延安上鲁艺，至绥德留在抗大文工团参加整风。虽然有“左”的干扰，但我的革命世界观确实是由此而真正建立的。我记得首次看到鲁艺等组成的秧歌队，在绥德师范操场演出时，王大化等人扮演的农民，举着镰刀、头扎手巾、腰系腰带，迎着阳光由场外踏着锣鼓，春风满面地走进了场子，我仿佛看到一个新天地、新人群，我热泪长流了。我反思，搞了这么多年文艺，今天才知道它应该属于谁，为了谁。

一九四四年，我调至新四旅。在解放战争中，我除了作曲、指挥，开始写作歌词、快板剧、活报剧、小话剧乃至歌剧《前途》等。有篇通讯《不拿枪的医生》发表于《群众日报》，这是我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我之所以拿笔习作，并非我已立志为文，而是出于对部队的爱与宣传教育的需要。我在战斗部队中较前更直接地经受血与火的洗礼。伤员的血浸染了我的

背，运输战士们扛起弹药箱，从我身旁跃出战壕，一个又一个地倒在敌人机枪封锁的路上。这就是前仆后继！这就是义无反顾！我在河边为他们洗血衣时，不能不衷心敬爱这些历史的谱写者，不能不为自己常有的清高不羁，甚至任性妄为而愧怍。

四

解放后，我曾要求上音乐学院，不果，被调任十七师文化科长。我下五十团后，创作了大型话剧《模范党员吴保林》，获军区文艺奖。一九五二年，我被借调到西北军区创作电影剧本。这四年，是我的文学自修大学。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名家大师、传世之作，如大旱之见甘霖，我狂饮鲸吸。虽不系统也无人指点，但这时方知文学之可贵、可爱、可叹。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我写一日记，有人鼓励我改为诗发表，我把这首《宣誓》投出，发表了。感谢《解放军文艺》，使我有继续写诗的信心。一九五五年，到修建黎湛铁路的铁道兵生活，在某个会战的黎明，我似望见今天的铺轨大军和昔日的战火铁骑首尾连接着，长诗《六公里》和诗集《赤泥岭》就这样诞生了。随即，我又写了《醒着的夜》等，后均收入《赤泥岭》诗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于一九五六年转业，任《延河》副主编。到玉门油矿和敦煌生活，除写了散文《戴铝盔的战士》、《敦煌留鸿》外，主要的还是写诗，有《路程》、《西行放歌》等。一九五八年搞专业创作。赴商洛山区，仍很想以诗纪事，搞了半个多月写不下去，索性又试起散文，写了篇四不像的散文《宝地、宝人、宝事》，人们鼓励我写下去。接着，我到了榆林沙区，既目睹了沙区人民与风沙的死拼苦斗，也义愤于某些隔岸观火、釜底抽薪的不义行为，写作《船夫曲》。此时，我不满足一时

一人一事的报告，我想反映生活的历史感，在方寸中试绘长卷，便试着引进诗的构思及表现方法到可自由挥洒的散文中，使二者结合起来。这，是我散文创作中的一个台阶。迈出后，反映不一，但多数赞可。我顺流而下，写了《晨曲》、《没出唇的歌》、《艳阳漫步》等，大部分收入散文集《船夫曲》（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

一九六二年我到了广州、海南岛，写了组诗《江南风雨》，长诗《海之歌》（未发表），五月，写作歌颂雷锋的诗《你，浪花里最清的一滴》。

《红桃是怎样开的》写于一九六三年。从采访到完成，用了近一个月，下笔如浪掀风涌。其道理很简单，并非我顿得天悟，而是英雄女工赵梦桃的心灵举止，震撼了我，搅醒我许多记忆与感受。这种创作状态下，不一定都出现佳作，但，它确乎可使一个作者的心灵得到一次洗礼与升华。

一九六四年我去大庆生活。在这儿我像是又回到了朝气的延安、贴心的部队。当我刚开始写了散文《毛泽东之歌》、《战地黄花分外香》，并准备继续写一组散文时，“十年动乱”开始了。我被批斗后，下放于宝鸡山区，一九七三年又调回。我当即再返大庆，与铁人的战友们作痛楚回忆。以后，写作报告文学《历史谱写者》和长诗《长征歌》（未完成），均未发表。直至一九七六年金秋十月后。翌年写了《忆铁人》，倾吐了十年积愤和心底的思念。接着，我参加科学大会，写了《绿色的征途》和歌颂大庆新风的《雨点儿的声音》、《大庆的心》等散文。一九七九年赴广西，写文歌颂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一九八一年写作《这不是梦》。一九八四年到新疆，重访阔别二十年的老部队，写了《戈壁之歌》（长诗）、《西陲诗草》（组诗）。接着又到淮北谢一矿生活，写了《蚕茧是怎么

被咬破的》、《雾游黄山》以及纪念贺绿汀、柯仲平、戈壁舟的散文。

我出版的集子有：《赤泥岭》，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草鞋进行曲》，一九五八年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船夫曲》，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绿叶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灯海曲》（增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曾写过四部长诗：《太阳门》、《沙漠上的船歌》、《海之歌》、《长征歌》。它们耗去我很大精力，但由于我认识上的历史局限和创作思想上受一定干扰，写得很苦而未能成器，即使在我已发表的文字中，也有痕迹。

我从事文学工作，时日不短，而奉献甚薄，未能对我心爱的人物和事业描绘其万一，静夜思之，何止遗憾！

夕阳时分，正好冲刺，愿力尚从心，再吐几根丝。

1987年12月14日夜

1

· 第 一 辑 ·

油 海 之 歌

毛泽东思想之歌

已是晚上九点多了，亲爱的同志，你正在做什么？要是不太忙的话，随我到大庆油田走一趟吧！

人常说，登高才能望远。干脆，咱们上那高高的井架上去开开眼。怎么样？够劲儿不？我敢说，哪怕是最冷静的人，看了这灿烂的灯海也会“哦呀”一声的。

几年前，这儿还只是个青天一顶、荒原一片、帐篷点点、篝火丛丛的“战场”，如今，管他霸主的明枪封锁也罢，奴才的暗箭偷袭也罢，我们的油田，硬是以神奇的速度、惊人的水平，光华四射地在地球上出现了！

“这，是什么力量呢？”许多人向大庆油田的职工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是‘两论’起家的！”他们举起那磨旧了的《毛泽东选集》说。乍听了，也许一下想不透，可只要你住久了，战斗了，就会懂得油田的每口油井、每座建筑、每寸管线、每条道路，还有那些巍然高耸的井架、炼塔、油罐，正是这个英雄队伍革命化的标志，学习了毛泽东思想获得的果实。

就说我们站的这个井架吧，这下面正钻着一口超深井，地

层岩屑硬得能划玻璃，而向它开火的，是比它还硬的硬骨头钻井队。在井场上，炊事员老裴刚放下饭挑，又蹲在那里守着一个用过的钻头琢磨开了。前两天，他给钻头攻关组写了一份改进意见书，感动得技术员们立刻向他送了决心书和感谢信。有人笑问他“钻头和你这火头军有什么关系？”他说“我是火头军，可我是革命的火头军，革命焦心的事，我就要管。”他就是这样的人！

在路上，有一对夫妇正“谈判”什么，女的是江苏口音：“大伙儿看我劳动好，这一批，评上咱家先住进新房子，你不也光荣么？明儿来吧，我在门口接你！”男的像是有点儿脸上挂不住“那我不成了你的家属啦！”女的噗嗤笑了：“你呀，还学毛主席著作呢，这就叫转化呀！你们顶工业半天，我们顶农业半天，谁属谁呀？”是这样的家属！

宿舍门口，上零点至八点班的职工，正坐着小板凳开会。一个学徒工带着童音说“地层硬了正好。咱们专爱摸老虎屁股！山越高越有奔头，困难越大越有闯头，井越深才越有打头！战略上咱藐视几千米，战术上可要重视一公分。要学张师傅，他冰天雪地严守岗位捞沙子，叫他歇会儿，他说‘泥浆槽就是火线，放走一粒沙子去磨损机器，就是放走一个敌人钻进革命阵营。’咱要的就是这股严劲儿狠劲儿！要不，算什么工人阶级？”是这样的钻工！

他们，还不是这里的标兵、尖子，而他们对党和革命的感情，是那样深！有这样的家属，这样的炊事员，这样的工人，怎么不出这样的油田！

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好心的外国观察家，他常常对着我们那丰盛的菜摊肉市赞叹。他说“我只对事实感兴趣。”临别，他说“我亲眼看到挎菜篮的主妇，白头发的职工，在书店排